

大地漫记

■ 严苏

47
万年青叶不秀丽，花不出众，可算其貌不扬，却遭人喜爱。

喜爱，是因为名字美——万年青。喜爱，还因为泼皮，有土即活。男女成亲，布置婚房，万年青为首选之物。乔迁，万年青与家具一道落户新家。兄弟分家、邻里相处，万年青被植在地界处，成了友好见证。拜访长辈、探望病人，万年青是最佳祝福花卉。……

万年，即永远，寓意不言自明。万年青抗热耐寒，不怕贫瘠，随遇而安，树下生长，草丛里也生长，春天一裸，秋天一簇。

走进乡间，万年青为多见物种。城市没有土地，养花者将万年青植入花盆，当盆景观赏。

万年青，人见人爱——人们爱它的名，也爱它的内在。万年青通身可入药，用它治病，有清热解毒、散瘀止痛之效。

48

蚕是宝。蚕吃的是桑树叶，吐的是丝，结的是茧。蚕茧可以卖钱，是农人重要的经济收入。

蚕对农人贡献大，农人把蚕当宝贝。是宝就娇气，不如家禽牲畜好养。首先要讲卫生。不洁人家把蚕当家禽喂养，结果以失败告终。

多数人家是能养好的。

能养好蚕的人家必有一个勤快的干净女人。

可以说，蚕是专为女人生，也是专为女人来这个世界的。

母亲就是养蚕行家。幼蚕出壳前，母亲开始打扫庭院，用生石灰消毒，如迎接新生儿一般用心。喂养幼蚕，母亲更是细心——桑叶要亲手采。母亲要赶在太阳升起时出门，她采摘的是带晨露的嫩叶。

蚕经过四次长眠、四次蜕皮就快成熟了，这时的蚕食量大，母亲夜间也要喂几次。母亲说蚕吃“壮饭”，喂得好，吐的丝就多，结的茧也大。母亲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采桑叶，直到蚕停止进食才歇手。

蚕结茧，母亲有一种宗教般的神圣感，她不让小孩子去蚕室，自己走路也轻手轻脚。

母亲怕响声影响蚕吐丝。卖茧这一天母亲最开心——她挑去的茧既白又大，是全村最好的，当然价钱也最高。

这是蚕对母亲的回报。我们也开心——母亲开心了，会扯布为我们做新衣。

49

蜜蜂也是宝。比较而言，蜜蜂比蚕省心。

说省心，不是说蜜蜂不娇气，可以像家禽牲畜给点吃食就添膘长肉，而是不用喂，只需养。养也简单，就是提供一个干净场所。

干净就是卫生。养蜂的方法有两种。

一种是在墙上凿个洞，洞内塞只笆斗，笆斗底钻几个可供蜜蜂进出的孔，蜜蜂有了家，就忙进忙出地采花酿蜜了。

第二种用木头做成方形箱子，这个箱子可以移动，方便搬运。专业放蜂人用的就是这种箱子。农人不是追花人，用的是前者。

春暖花开时节，蜜蜂在某一天就把家分了。看似突然，其实早有征兆。分家前一天夜里，蜜蜂们很不平静，如士兵出操，又像海水涨潮发出阵阵声响（那是蜜蜂在改编、划分人员）。有经验的人知道新蜂王已经出生，要分家了，第二天会留人看守，并做好准备。蜜蜂分家多是上午，起先有蜂飞进飞出，把侦察到的情况向蜂王禀报。蜂王得到消息发出指令，成群的蜜蜂飞出来，在空中打转，等候蜂王。蜂王出来，蜂群就出发了。有经验的人抢先一步，迎着蜂群高抛灰土。蜂群遭到拦截，便不再远行，就近择一棵树，或是屋檐落下。我的父亲是养蜂行家，他见蜂群结成团体，便用小斗轻轻地将蜜蜂收进来，然后用布蒙起。村里有人讨要，父亲要是给了，说明这户人家干净，能养蜂；若是婉拒，那么这家定有问题。一窝蜂有无数小生命，养不好就糟蹋了。

蜜蜂采花酿蜜，蜂蜜润肺止咳，谁家孩子咳嗽，父亲会从蜂房里取一点蜜，熬制好让母亲送过去。蜂蜜富有营养，村里的老人大多吃过我家的蜂蜜。

有的人怕遭蜂蜇，不敢养。蜜蜂尾部的刺是自卫利器，当它

的生命遭受威胁，它才舍命相拼。蜜蜂知道，它的利器扎出之时，也是它的生命结束之日。

生命只有一次，没有谁拿生命当儿戏。蜜蜂也是。

50

压压油是神鸟，存在于传说中，是否真有，无人知晓。

越是说不清的东西越有传奇性。世上三样宝：蚕、蜜蜂、压压油。蚕吃叶吐丝。蜜蜂采花酿蜜。压压油喝晨露长油水。

三样宝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。传说每当压压油的肚子里长满油水，就累累巴巴地飞到一户人家去，“压压油”、“压压油”地叫个不停。这户人家听到叫声，将压压油轻轻抱起，用刀剖腹，香喷喷的油流进碗里，用手掂掂，足有二两。压压油流尽最后一滴油，取油人将压压油的肚子缝起，放飞。压压油一身轻松地飞走了，继续喝晨露，继续长油水，待肚子里积满油水，又累累巴巴地飞往另一户人家……

真是神鸟啊！有人见过神鸟吗？没有。

说到这里，我突然明白，传说中的压压油原本就没有，而是农人杜撰。

——世间事不必太较真，有的只存在于传说中，是否真有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念想。

人有念想，日子才有盼头。

怪谁

(短篇小说)

■ 余瀛

“我们再生一个女儿的话，可是儿女双全呢……”林娟对苏小白说。

说文解字说，有“女”，有“子”，才能组成“好”嘛！苏小白也有些心动。

一年后，林娟不但生的是儿子，而且是一对儿子，这无形中增加了夫妻俩的负担，他们经常拌嘴吵架。

6年后，双胞胎儿子要上学了，他们俩是外来打工者，按照属地原则要收每人两万多的赞助费，这一收就扔进去了林娟夫妻俩不吃不喝的两年打工钱。

苏小白抱怨道：“你看着，你看着，现在一家老小都要喝西北风了！”

林娟也不服气：“当初还不是你想要个女儿，我10月怀胎不辛苦？我没事儿讨钱？这个能怪谁，自动取款机取钱，还要看插卡的人密码输得对不对，怎么能怪我？”

苏小白自认理亏，不再言语。

10年后，双胞胎儿子不争气，在学校成绩差不说，还都和老师对着干，学校给他们两种选择：要么退学，要么家长来学校陪读。

“哎！你看，这就是你生的儿子？”苏小白对着林娟唉声叹气。

林娟还是不服气：“你哪样儿不怪我，俗话说种豆得豆，种瓜得瓜……”

苏小白自认理亏，不再言语。

20年后，双胞胎儿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突然时来运转了：大儿子娶了一个富豪的女儿，立马成了某大型跨国公司的副总。二儿子不但考上了公务员，而且娶了省城某位大领导的千金。

这时候，林娟忙不迭地自夸起来：“看我生的这两儿子，个顶个的争气！”

林小白也争辩起来：“还不是我起了决定性作用，是我拿的主意，是我劝说的你，是我……”

人到中年，心慢慢沉静下来，开始喜欢一些老旧东西，比如老房子，比如瓦松。

瓦松生长在老房子的屋顶上，没经过岁月沉淀的新房子是没有瓦松的。瓦松是时光的缩影，见证着老房子的兴衰荣辱，它春发冬枯，自生自灭，在风雨中傲然挺立，于阳光中灿然开花。

瓦松不美，以至于我的童年记忆中，竟不存有老家老房子上的瓦松。那时的我追逐槐花的清香，追逐玫瑰的娇艳，追逐栀子的纯洁。是啊，花一样的童年，眼里怎会有在瓦缝中生长的不起眼的瓦松呢？它就如一粒尘埃般卑微，如一棵小草般默默无闻。

花一样的青春里，也是没有瓦松的。那时的我有花一样的梦想，五彩斑斓，光艳灿烂。诗和远方的诱惑让我放弃在父母身边的安逸生活，背井离乡，迎风沐雨，在苦痛中生长，在磨难中进取。不知不觉间，芳华褪尽，梦想屈从现实，生活平淡如水。

慢慢地，岁月开始斑驳起来，人生也有了沧桑痕迹。看多了悲欢离合，通透了世事人情，生命变得云淡风轻。此时，蓦然看见瓦松，竟生出几分感动。小小的身子如宝塔般矗立于灰瓦之上，那细细碎碎的花摇曳生姿，仰望蓝天、俯瞰大地，一棵棵，一簇簇，一片片，蓬蓬勃勃，肆意绽放着生命色彩。不华丽又如何，不娇美又如何，照样可以活出自己的风采来。

瓦松无老房子不立，老房子无瓦松不美。老房子是瓦松的生命历程，风风雨雨的岁月行程里，蕴积了瓦松的营养之源；瓦松是老房子的生命之语，一年又一年的花开花落，是一岁又一岁时光的浅吟低唱。瓦松和老房子相依相偎，相融相生，共迎风雨，共沐阳光，共数静水流年。

恍惚间，觉得自己就是一株小小的瓦松，在芸芸众生中默默无闻，在风风雨雨中不屈不挠，在自我蜕变中尽情绽放。在那不可追逐的过去岁月里，无论苦痛的，还是甜蜜的，都已化作抚佑今天成长的春泥。在不可预知的未来岁月里，返璞归真依然是生命唯一的底色，依然摇曳成别具一格的瓦上风情。



花香情浓

■ 王学礼

车驶入正兴大道时，华明向前一看懵了，堵在路面上的车比长龙还长啊。嘿，这可怎么办好呀？

这个路怎么会这么堵啊？前面小车内的女驾驶员探出头来惊呼道。

每次走到这里都要堵好长时间的车？后边车内的一个男子对身边的人大声说。

我这孩子发烧要去医院，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从车内走出的一个年轻的妈妈，她抱着孩子边说边哭了起来。

华明再次看看表，时间只剩下20分钟！嘿，这头一回见面，如失约不是无诚信吗？

一个星期前，华明在网上结识了一个叫仲怡的女子，几句一聊，情投意合，再就是难舍难分如胶似漆了。

那暖心的话语，甜蜜的问候，早让华明神魂颠倒了。他做梦也没想到世间还会有这样的好女子，处处都合自己的心。华明醉了，醉得几乎茶不思，饭不进。

仲怡突然提出要和华明见面，这可是华明求之不得的啊。他当下答应，就在本周五的晚上到红楼大酒店见面，时间6:30。

再次看了下时间的华明，只剩下10分钟了！他知道，就是现在开车走也得要半小时才能到啊。华明打开手机想解释一下可又觉得不妥，为什么不能早点过去呢？为什么要等这晚高峰呢？

我点了，不知合不合你的口味？仲怡边说边把自己所写的菜谱送到华明的手里。

这太简单了，不行！一定得加两道特色菜。我看这就可以了，多吃点素菜对身体好啊。

服务员，请把菜单拿过来！华明对着门外喊了一声。

醉翁之意

(短篇小说)

■ 朱士元

重新配置的菜肴很快上齐了，酒水也送过来了。服务员对两位说，请慢用。

华明倒了满满一杯酒，一千而尽，连一口菜也没吃。他说，我迟到了，自罚一杯。

没必要，没必要。仲怡边说边端起酒杯敬了华明一杯。

显得十分激动的华明，他用公筷为仲怡在每个盘子里夹了一块菜。

仲怡摸过公筷，也为华明在每个盘子里夹了一块菜。说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

不知不觉中，华明的话语开始有点发硬了，不像先前那样缠绵清晰了。

不喝了，我们今天的见面算是以后的开始。仲怡拉过华明的手亲了亲说。

我——我爱——爱你——华明说着说着，倒在了仲怡的怀中。

我要回去了，再迟了老公会有意见的。仲怡挣脱华明的手说。我——我送——送你回家！华明说。

不用了，我打的自己走！不行，我哪能让你打的走呢？路程不远，也就10分钟，华明

海南行二首

■ 陈庭玉

初到三亚

飞机降三亚，翠绿花吐香。
欢迎民族舞，歌颂盛世唱。
特艺美人鱼，鉴真东渡洋。
岛云含盛气，松碧南山巷。
观音佗海隅，巍然而慈祥。
四季怡人醉，明媚好春光。

游蜈支洲岛

海天一色样，碧海万顷浪。
光映椰林翠，烟波浩渺茫。
人鸥比翼舞，箭艇更疯狂。
涉足亦涟漪，飞珠溅玉爽。
嫩红浅绿菲，奇花异草香。
山清水秀丽，葱郁松柏巷。

便把仲怡送到了她居住的小区门口。内心充满甜蜜的华明，他开着车往回行驶着。

咔嚓——车与相向而行的一辆车碰撞了。华明一下子惊醒过来，可已经晚了。

是酒驾，快打110！对方的车子上下来好几个人。

兄弟，不要打，我愿赔钱私了。华明从车上走下来来说。

你看你把我的车撞的，5万也修不好啊。我告诉你，少两万我不会和你私了。

行，行！我赔，我赔！赔什么呀？不知从哪儿开过来的两辆警车突然停在了他们的车前，从车上下来的交警已把他们团团围住。

他——他把我的车撞了。把你的车撞了？不要再演戏啦，跟我们走！一个交警怒吼着。

随之，那辆被撞的车上的几个人全被拷了起来。

一个警察从另一辆警车上拉下一个女子，带到华明面前说，你认识她吗？

她——她——华明话未说完，就去拽仲怡。

不要拽了，她和他们是一伙的。一伙的？对，她是被他们找来当钓饵的。钓饵？玩碰瓷的。是这样啊？